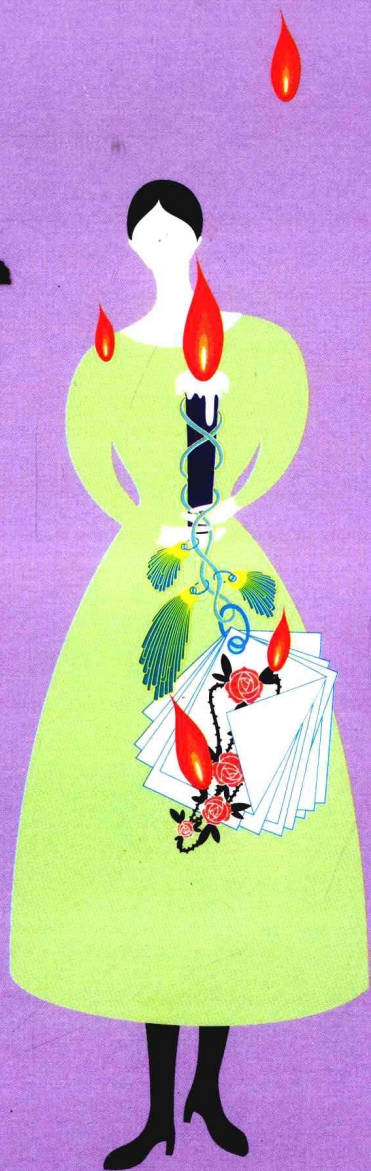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 Optimist's Daughter

[美国] 尤多拉·韦尔蒂 著 杨向荣 译

乐观者的女儿



乐观者的女儿

[美国] 尤多拉·韦尔蒂 著 杨向荣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乐观者的女儿 / (美) 韦尔蒂 (Welty, E.) 著, 杨向荣译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5
(韦尔蒂作品)
书名原文: The Optimist's Daughter
ISBN 978-7-5447-3720-3

I. ①乐… II. ①韦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0434号

The Optimist's Daughter by Eudora Welty
Copyright © 1969, 1972 by Eudora Welty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ussel & Volkening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516号

书 名	乐观者的女儿
作 者	[美国] 尤多拉·韦尔蒂
译 者	杨向荣
责任编辑	彭 波
装帧设计	丁威静
原文出版	Vintage International, 1990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苏中印刷厂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5.625
插 页	2
字 数	101千
版 次	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720-3
定 价	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•目 录

第一部

- 第一章... 3
- 第二章... 12
- 第三章... 21
- 第四章... 29

第二部

- 第一章... 45
- 第二章... 54
- 第三章... 61
- 第四章... 86

第三部

- 第一章... 97
- 第二章... 109
- 第三章... 115
- 第四章... 122

第四部

- 译后记... 167

第一部

第一章

一个护士给他们拉开了门。麦凯尔瓦法官头一个走了进去，然后是他的女儿劳雷尔，妻子费伊紧随其后。几个人走进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，医生马上要在那里给他做检查。麦凯尔瓦法官已经七十一岁了，身躯高大而沉重，动作迟缓，习惯戴着系着缎带的眼镜。这时，他手里拿着眼镜，坐在比医生的凳子还要高的那把王座般的椅子上，劳雷尔侍立一边，费伊站在另一边。

劳雷尔·麦凯尔瓦·汉德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，身材纤细，看上去十分文静，头发还很黑。她的衣服无论剪裁还是质料都很别致，不过，在新奥尔良，那套衣服还算是冬装，裙子下端有道褶儿。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显得有些睡眠不足。

费伊穿着那件缀着金纽扣的衣服，显得既瘦小又苍白，一只穿着凉鞋的脚轻轻地叩击着地板。

这是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。在他们看来，新奥尔良人都来自异域他乡。

考特兰医生掐着点来到。他大步穿过房间，跟麦凯尔瓦法官和劳雷尔握了握手。还得把费伊介绍给他，费伊跟麦凯尔瓦法官结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。接着，医生在凳子上坐下，脚后跟搭在凳子的横档上。他抬起脸，面带感激的专注神情，好像在新奥尔良等候麦凯尔瓦法官的是他——想给这位法官送上一份礼物，或者等着法官给他带来一份礼物。

“奈特，”劳雷尔的父亲开始说话了，“麻烦的是，我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年轻了。可是，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，相信这双眼睛出了问题。”

考特兰医生，这位著名的眼科专家，一双乡下人的大手交叉起来，好像这个世界所有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。在劳雷尔看来，那些手指显得那么精致，似乎只要触碰一下手表的水晶壳面，就能把时间精确地传达给肌肤。

“这点小毛病是从乔治·华盛顿的生日那天开始的。”麦凯尔瓦法官说。

考特兰医生点了点头，好像对这点毛病而言，从那天开始倒是个好日子。“那就请给我讲讲这点小毛病。”他说。

“我已经进来了。我刚修剪了一会儿蔷薇——你知道，我退休了。我站在前廊尽头，留心张望着大街——费伊早已溜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麦凯尔瓦法官一边说一边望着费伊，露出温和的微笑，可看着却像愁眉苦脸。

“我不过是上街去了趟美容店，让米蒂斯给我卷了下头发。”费伊说。

“我看了看那棵无花果树，”麦凯尔瓦法官说，“那棵无花果树！那几个老掉牙的吓鸟器一个劲儿地放着光，那还是好多年前贝基觉得合适给系上去的！”

两人都微笑起来。他们是两代人，但却来自同一个地方。贝基就是劳雷尔的母亲。那些自家做的小小反光器，无非是些铁皮圈，七月里，根本拦不住来吃无花果的鸟儿。

“奈特，你跟我一样肯定还记得，那棵树就长在我家后院和你母亲拿来当牛棚的地方中间。可是，当我转过头朝法院那边看过去的时候，它还冲着我闪烁。”麦凯尔瓦法官继续说，“所以，我只好下结论，我开始能看见自己背后的东西了。”

费伊听了哈哈大笑——那是一种单调而又高亢的笑声，带着爱唠叨之人的嘲弄意味。

“是啊，真够烦人的。”考特兰医生坐在凳子上向前挪过来一点，说，“我们来好好看看。”

“我看过了，看不出里面长了什么东西。”费伊说，“也许是根枝丫什么的戳了你一下，亲爱的，不过，没有留下刺儿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的记忆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贝基会说我活该如此。在开花以前修剪攀藤植物，本来就不对头。”麦凯尔瓦法官依然用推心置腹的口吻继续说；医生的脸跟他的脸挨得很近。“但是，我发现贝基的那些攀藤植物几乎从不凋谢。”

“是的，”医生含糊地说，“我敢说我姐姐从贝基小姐的攀

藤植物上剪来的一根枝丫，现在也还活着。”不过，当他倾过身子熄灭那些灯光的时候，神态显得非常平静。

“太暗了！”费伊轻声尖叫道，“他干吗非要上那儿去啊，在那些荆棘中搅和什么呢？就因为我离家出去了一会儿吗？”

“因为在老家那边，乔治·华盛顿的生日，那天从来都是修剪蔷薇的好日子。”医生声音柔和可亲地说，“你应该让阿黛尔去给你修剪。”

“哦，她提出来过，”麦凯尔瓦法官说，不易察觉地微微摆了摆手，好像在谢绝她似的，“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也该会点儿修剪的窍门。”

劳雷尔见过他修剪花草。双手拿着一把大剪刀，就像在跳笨重的莎拉邦舞，这边剪一枝，那边剪一条，仿佛是在向自己的舞伴鞠躬，让灌木丛也显得不知所措。

“从那以后，你还感觉到有别的不舒服吗，麦凯法官？”

“噢，看东西有点儿模糊。就像当初那点儿不舒服，那根本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”

“所以，干吗不随它去呢？”费伊说道，“我一直这样跟他讲。”

劳雷尔刚从飞机场赶到这里。她是从芝加哥乘夜班飞机来的。这次见面完全出乎意料，是昨晚在长途电话里安排下来的。她父亲住在密西西比州的芒特萨卢斯老家，不喜欢写信，对打电话却觉得其乐无穷，但是，这次通话时，他在那边却奇怪地三缄其口。最后他说：“顺便提一下，劳雷尔，最近我的视觉出了点

小毛病。我想让奈特·考特兰找个时间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”他又补充道：“费伊说要一起去，然后再买些东西。”

他这样坦承自己的担忧，就跟他说健康出了问题一样新鲜，于是劳雷尔就飞了过来。

医疗器械上那只亮得让人十分难受的小聚光镜，仍然悬挂在麦凯尔瓦法官呆板的脸和医生那张被遮挡的脸中间。

终于，天花板上的吊灯又刺眼地亮了起来，考特兰医生站起身来，仔细端详着麦凯尔瓦法官，麦凯尔瓦法官同样仔细地打量着他。

“我想我这是带了点事儿给你，又要让你忙碌会儿了。”麦凯尔瓦法官带着配合的口吻说，这是他退休前常用的口吻。

“你右眼的视网膜已经脱落啦，麦凯法官。”考特兰医生说道。

“没关系，你能修复的。”劳雷尔的父亲说。

“不能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，需要尽快修补。”

“好的，你什么时候能动手术？”

“戳了下就要动手术啊？那些老蔷薇怎么就没掉下来蔫死呢？”费伊大声喊道。

“可是，这只眼睛并没有被戳过。毛病不是出在他眼睛的表面，是里面有了问题。闪光的原因也在这里，用来看的那部分出了问题，麦凯尔瓦太太。”考特兰医生从法官和劳雷尔那边转过来，向费伊示意，让她到挂在墙上的那幅挂图前来。她身上散发着香水味，径直向挂图走去。“这是我们眼睛的表面，这是内部

构造。”他说，在解剖挂图上指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。

麦凯尔瓦法官俯身过来，好跟坐在旁边椅子上的劳雷尔说话。“那只眼睛可不是在糊弄人，对吧！”他说。

“我不明白，这事儿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。”费伊说。

考特兰医生领着法官走到门口，进入过道。“你在我的办公室里安心休息片刻吧，先生。然后让我的护士再打扰你一下，问几个问题，好吗？”

他回到诊室后坐在病人的椅子上。

“劳雷尔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想亲手做这个手术，”他急匆匆地继续说，“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母亲。”他转过身来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正面直视费伊。“我们两家相识已经很长时间了。”他对费伊说——这句话，除了用来提醒不知情的人，是从来不会说出口的。

“脱落的部位在什么位置？”劳雷尔问道。

“靠近中间了。”医生告诉劳雷尔。她的目光始终不离医生的眼睛，考特兰又加了一句：“没有肿瘤。”

“就算我让你试一下，我想我也应该先搞清楚，他的视力会好到什么程度。”费伊说。

“嗯，首先得看脱落的情况，”考特兰医生说，“然后，又取决于外科医生修复的结果，之后，还得看麦凯法官跟我们的配合情况，最后，还取决于上帝的旨意。这位姑娘应该记得。”他冲劳雷尔点点头。

“做手术可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，我太了解了。”费伊说。

“你不会让他等到那只眼睛全瞎了吧？他另外一只眼睛长了白内障。”考特兰医生说。

劳雷尔说：“父亲有白内障？”

“我在离开芒特萨卢斯以前就发现了。已经长了好多年了，长得挺慢的。他知道，但他认为那东西会就此打住。”医生笑了笑。

“这跟母亲的白内障一样啊。她就是那样开始的。”

“瞧，劳雷尔。我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，”考特兰医生申辩道，“所以我做事特别谨慎。过去在家乡的时候，我跟麦凯法官和贝基小姐都很亲近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母亲抱病在身。”

“我当时也在那儿。你知道，没人会责怪你，也不会觉得你本应能预防——”

“如果当时我们有现在这样的认识就好了。拿你母亲来说，那只眼睛不过是长了点白内障而已。”他说。

劳雷尔盯着那张经验丰富又毫不世故的脸看了片刻，他身后已然遥远的密西西比故乡的情景全都刻画在他的脸上。

他站起来。“当然，如果你要我做这个手术，我也会做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我希望你别要我做。”

“父亲是不会让你袖手旁观的。”劳雷尔平静地说。

“难道我的意见就完全不考虑了？”费伊问道，跟着他们走出来，“我建议我们索性别管了。大自然本身就是治病的圣手。”

“好了，奈特，快动手了吧？”他们都在考特兰医生的诊室坐

定后，麦凯尔瓦法官问。

考特兰医生说：“麦凯法官，我正在想方设法拉上休斯顿那边的久野本医生。你知道，他教过我。他现在有更先进的办法，后天就能乘飞机过来——”

“来干吗？”麦凯尔瓦法官说，“奈特，我急急忙忙从家里出来，不顾劳累，直奔这儿，把自己交给你，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：我对你有信心。现在，请你向我表明，我还不至于老得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吧？”

“好吧，先生，那就这样吧。”考特兰医生说着站立起来。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你知道吧，先生，对于这种手术，不管是谁，都不敢百分之百打包票？”

“嗯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。”

“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更多的这种动物。”考特兰医生说道。

“别以为你什么都见识过。”麦凯尔瓦法官嘲笑道。他对医生的微笑报以大笑，这声大笑像一个暴躁的老家伙发出的得意的号叫，考特兰医生拿起法官放在膝头的眼镜，轻轻地给他架在鼻梁上。

医生迈着同样的步伐，像个庄严无比的庄稼汉的步伐，领着他们穿过拥挤的候诊室。“我已经给你找好医院了，他们替我定好了手术室，我也准备妥当了。”他说。

“他能搬得动天地，找他就是了。”他们在门口从一个护士身旁经过时，这个护士粗声粗气地说。

“直接来医院住下来吧。”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考特兰医生轻轻地碰了碰劳雷尔的肩膀，“我已经给你叫了救护车，就在楼下，先生——这样更安全些。”

“他为什么搞得这样客气？”他们下去的时候，费伊问道，“我敢打赌，等账单送过来的时候，他的收费可不会这么客气了。”

“我这是落在好人手里了，费伊，”麦凯尔瓦法官说，“我熟悉他们全家人。”

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运河街。在家乡，长期以来麦凯尔瓦法官为芒特萨卢斯人树立了一个榜样：每逢“草帽节”，总是把冬帽收起来。现在他就戴着那顶奶油色巴拿马帽站在这儿。劳雷尔心想，跟她上次见到他相比，尽管他的肚子更大了，气色却显得不太红润，脸庞也比他结婚那天瘦了许多。他双眼下面的两块蘑菇色一直在那儿，天生如此，就像麦凯尔瓦家的人都有两条高高悬起、在前额几乎连成一线的浓眉——但是，这会儿他在看什么呢？劳雷尔不知道父亲那肿胀却慈祥的眼睛是否能看到费伊或者她自己，或者其他任何人。他站在新奥尔良耀眼的石灰色阳光中等着救护车，也不问是否有这个必要，在劳雷尔的记忆中，他似乎第一次显得像个小男人，对某个小小的不确定无奈接受的小男人。

“如果考特兰考虑得那么周全，他最好事先说清楚，这样做最终有多大好处。”费伊说，“他也不见得有那么完美——我就看到他在那个护士的屁股上拍了一下。”

第二章

费伊在窗边坐着，劳雷尔站在门口。她们已经到了医院的病房，等着他们做完手术后把麦凯尔瓦法官送回来。

“这叫什么信守承诺！”费伊说，“那时他对我说，有朝一日会带我去新奥尔良，说要去看狂欢节。”她盯着窗外，“现在正举行狂欢节呢。看这样子，我们快要看到大游行了。”

劳雷尔又看了看手表。

“结果很不错！他坚持住了！”考特兰医生大声说。他大步跨进病房，身上还穿着做外科手术的罩衫。他脸上汗水淋漓，冲着劳雷尔咧嘴笑道：“想想可真幸运，我们可以保住那只眼睛的部分视力了。”

麦凯尔瓦法官躺在上面的那张类似桌子的床被推进病房，从这两个女人身边推了过去。他的两只眼睛都缠着绷带。头周围

垫着沙袋，布条从他一动不动、土墩般巨大的身体上横着包扎过来，紧得几乎要把他绑住了。

“你没有跟我说过他会弄成这副样子。”费伊说。

“他挺好的，太了不起了。”考特兰医生说，“他已经拥有一只漂亮的眼睛了。”他张开嘴，放声大笑。他说话时带着股兴奋劲儿和隐隐的得意劲儿，好像刚从宴会归来。

“唉，包成这副怪样子，简直连里面是谁都不知道了。大得像一幢房子。”费伊说，睁着眼睛俯视着麦凯尔瓦法官。

“他想让我们全都吓一跳。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现在这个样子，他就会恢复一些视力，这点连他自己都想不到！那只眼睛真漂亮。”

“可是，看看他吧，”费伊说，“他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？”

“噢，他有的是时间。”考特兰医生说完就走了。

麦凯尔瓦法官的脑袋没有枕着枕头，看上去把他苍老、裸露的喉头拉得很长。不透明的纱布不仅遮住了那双幽深的大眼睛，而且盖住了粗重的眉毛和眼睛下面浓郁的暗晕。由于众多暗影和光亮全从脸上消失了，加上沉睡时那张嘴和他的双颊一样缺乏血色，他的脸看上去犹如一团熄灭的火焰。

这是一间双人病房，但是，这段时间麦凯尔瓦法官可以单独住着。费伊刚才已经在另一张病床上平躺下来。一个护士来值班了，她坐在那儿编织起婴儿的毛线鞋来，动作特别机械，看着好像在梦里编织。劳雷尔走来走去，希望房间的一切都有条不